

# 基本原则对行动的重要 意义： 借鉴黎巴嫩的经验

索查·奥卡拉汉和莱斯利·利奇\*著  
胡超逸\*\*译

.....

## 摘要

许多援助机构和评论家认为人道原则对现今的人道危机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然而，本文通过对黎巴嫩红十字会经验的介绍，强调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基本原则作为获得认可、准入和安全保障的有效行动工具，其适

\* 索查·奥卡拉汉 (Sorcha O'Callaghan) 是英国红十字会人道政策主管。莱斯利·利奇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家红会备战项目负责人。本文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为英国红十字会“行动中的原则”项目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关于更为安全的准入的实用资料包”而进行的一项案例研究，作者为索查·奥卡拉汉及莱斯利·利奇。see ‘Principles in action in Lebanon’, British Red Cross, ICRC and Lebanese Red Cross, 2012, available at: [www.redcross.org.uk/About-us/Who-we-are/The-international-Movement/Fundamental-principles/~/\\_/media/BritishRedCross/Documents/Who%20we%20are/Principles%20in%20action%20in%20Lebanon.pdf](http://www.redcross.org.uk/About-us/Who-we-are/The-international-Movement/Fundamental-principles/~/_/media/BritishRedCross/Documents/Who%20we%20are/Principles%20in%20action%20in%20Lebanon.pdf) (last visited March 2014); and ‘Safer access in action case study: Lebanon’, ICRC, British Red Cross and Lebanese Red Cross, 2013, available at: [www.icrcproject.org/interactive/safer-access-in-action.html](http://www.icrcproject.org/interactive/safer-access-in-action.html). 本文作者感谢黎巴嫩红十字会秘书长乔治·凯坦奈 (Georges Kettaneh) 及其团队的支持。我们还向对本文给予极有助益之评论的简·巴克赫斯特、塞穆尔·卡朋特以及多米尼克·卢瓦表示感谢。

\*\* 曾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翻译，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

用具有深远的价值和影响。黎巴嫩红十字会曾在该国内战及其后的动乱与紧张局势中经历过一系列安全事故，因此该组织有意识地设法提升不同人群对它的认可。它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在行动中系统地运用基本原则。今天，黎巴嫩红十字会是唯一一个可以在全国各处通行无阻的公共服务机构和黎巴嫩人道组织。本文试图通过介绍黎巴嫩红十字会的系统工作方法，探讨一个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即人道组织是如何在实践中应用基本原则的，以及他们这样做的义务和责任。

**关键词：**基本原则，人道原则，黎巴嫩，黎巴嫩红十字会，看法，准入，接纳，安全保障，更为安全的准入

1975年-1990年黎巴嫩爆发内战。战争初期，黎巴嫩武装部队与反对派武装的公开敌对行动已经持续了两天，黎巴嫩红十字会的一支救护车队利用短暂的停火时机，将伤员送往医院。两辆运送伤亡黎巴嫩武装部队士兵的红十字会救护车在一个由反对团体的成员把守的军事检查站被叫停。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们成功地说服反对派不拘押这些伤员，但未能阻止他们对伤员进行审问。由于停火已经结束，战争再次打响，红十字会人员敦促检查站守卫放行，并强调黎巴嫩红十字会的医疗行动是中立的。志愿者们还指出，如果审问者身处同样的境地，也不会希望红十字会将自己交给敌方。双方一直在谈判，直到一名高级将领应贝鲁特一名人脉广泛的黎巴嫩红十字会高级官员的请求打来了电话，问题才得到解决，救护车队得以通过并将伤员送往医院治疗。

为了提供人道服务并取得和保有各方的接纳、安全保障和准入许可，黎巴嫩红十字会在过去30年间制定了多项战略，本文择其中部分加以探讨。黎巴嫩红十字会曾在内战期间经历过一系列安全事故，因此该组织有意识地试图通过应用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基本原则（下文简称“基本原则”）来提高不同人群对它的信任和接纳。尽管遇到了许多挑战——如上述例子所示——但这种做法已经取得了效果。在随后的内战中，黎巴嫩红十字会的紧急医疗服务队得以通过多达50个不同的检查站。在以色列占领黎巴嫩南部期间，黎巴嫩红十字会在不同被占区往来提供服务。该机构还在2006年以色列和真主

党爆发武装冲突期间为双方提供服务。在本文写作之时，黎巴嫩红十字会正在向越过叙黎边境逃亡而来的受伤的叙利亚国民提供紧急医疗运输与人道援助，并调整和强化其接纳战略和安保措施，以使其能够在黎巴嫩境内各个敏感的教派区域之间安全通行。

基于黎巴嫩红十字会的经验，本文认为，基本原则不仅仅是以规范形式表现的理想。文章表明，基本原则如果加以系统地应用，就可以成为支持行动管理的工具。文章审视了众多关于符合原则的人道行动所受外部攻击的描述，及对此类行动的局限性的论述，认为有关各方对于人道组织应用这些原则的责任相对缺乏重视。文中重点阐述了黎巴嫩红十字会及其志愿者是如何在日常工作中系统地应用基本原则的，这是确保这些原则真正具有意义和实用价值的关键因素，而非仅仅是空洞的口头承诺。文章表明，为确保基本原则的严格适用，需要通过大量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之成为该组织的承诺，但文章也表明，这种做法同特定的接纳与安全管理方面的措施相结合，在促进国家红会获得接纳和准入方面已见成效。黎巴嫩红十字会的行动凸显了在促进红会安全地向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方面各项基本原则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本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地回顾了本文所借鉴的原始案例研究的黎巴嫩背景以及方法论。第二部分考察了有关人道原则的一些争议，包括这些原则在多大程度上与行动有关。第三部分重点研究了基本原则的适用与《关于更为安全的准入的框架》中包含的其他行动与措施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部分阐述了黎巴嫩红十字会为适用基本原则而采取的战略和工作方法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为增进其接受度、安全保障和准入而采取的“更为安全的准入”行动和措施带来的效果。第四部分分析了接纳、准入及安全保障对于国家红会的重要意义和可能的影响。文章结尾强调了从黎巴嫩案例研究中可以得出的一些经验以及引出的一些问题。

## 黎巴嫩与黎巴嫩红十字会的紧急医疗服务

黎巴嫩于1943年独立，实行基于不同宗教派别的议会民主制，传统上政府的构成是由基督教马龙派担任总统，总理由逊尼派穆斯林担任，众议院或

国民议会议长由什叶派穆斯林担任。<sup>1</sup>各教派之间的分歧引发了1975-1990年的内战，时至今日，这场冲突仍是黎巴嫩不同社区之间持续紧张局势和脆弱关系的主要原因。

黎巴嫩的政局稳定与整个地区的稳定也是密不可分的：叙利亚占领该国部分地区近30年，接着又在后来以色列对黎南部近20年的占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今，叙利亚和黎巴嫩在社会与政治方面的联系使得黎巴嫩极易因叙利亚现在的冲突的蔓延而受到影响。在本文写作之时，黎巴嫩国内亲叙派与反对派之间的对抗变得越来越频繁，特别是随着叙利亚难民大量涌入黎北部及的黎波里。<sup>2</sup>

黎巴嫩于1945年建立的政府教派体系也在许多方面影响了黎巴嫩红十字会，其管理架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参照了黎巴嫩政府的模式。黎巴嫩红会的主要工作都是与医疗相关的，包括提供紧急服务、医疗—社会援助、血液服务以及开展教育和青年人支持项目。红会的紧急医疗服务部是本文的研究重点，该部门每年开展20万次医疗救助行动，为紧急医疗状况提供应急支持和救护车，并在大型公共活动和体育赛事上提供急救服务。目前，黎巴嫩红会运营着唯一一部全国应急热线。该项服务在全国配备了45个救护车站，约2700名急救志愿者和270辆救护车，以保证在9分钟内对80%的紧急求助电话做出响应。红会面临着巨大挑战，尤其是它几乎完全依靠志愿者的力量以较低的预算来提供这个全国性的24小时应急服务，但就是靠着这些极富干劲的志愿者的专业素质，红会得以为黎巴嫩境内不同人群提供可靠和适当的人道紧急服务。

## 方法论以及基本原则同研究结论的相关性

本文参考了一项内部学习性质的审查得出的结论。2012年2月，英国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对黎巴嫩红十字会的行动进行了考察。这

1 Alfred B. Prados, 'Lebanon',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L33509,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7, p. 4, available at: [www.fas.org/sgp/crs/mideast/RL33509.pdf](http://www.fas.org/sgp/crs/mideast/RL33509.pdf) (All internet references were accessed in March 2014,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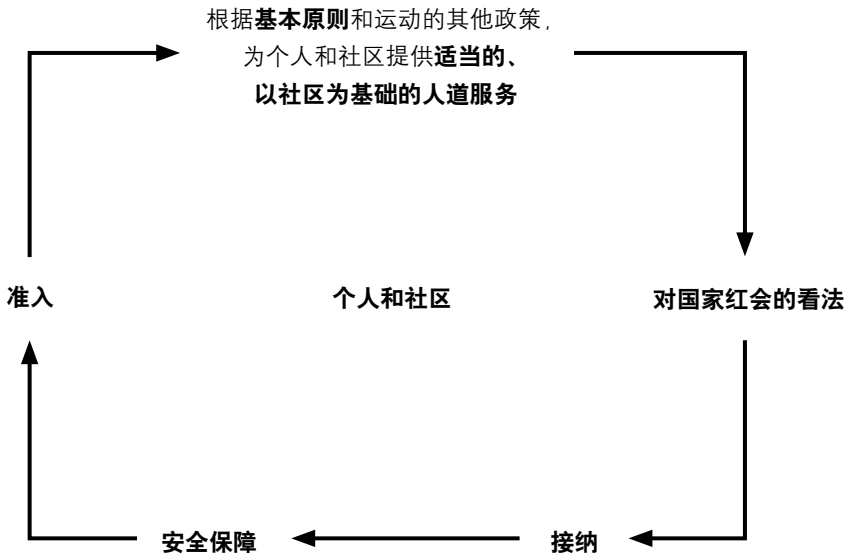
2 Rebecca A. Hopkins, 'Lebanon and the uprising in Syria: issue for Congres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2, pp. 7–11, available at: [www.fas.org/sgp/crs/mideast/R42339.pdf](http://www.fas.org/sgp/crs/mideast/R42339.pdf).

项研究试图考察黎巴嫩红会紧急医疗服务部门为获得对其行动和人员的接纳以及准入和安全保障所采取的方法和行动，以及基本原则与这个过程的相关性。之所以选取黎巴嫩红会是为了学习其经验，因为黎巴嫩红会在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下文简称“运动”）中以对基本原则的成功应用而闻名。

这项历时一个月的案例研究基于对各种文件的审查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英国红十字会对黎巴嫩（贝鲁特、提尔、鲁迈什、的黎波里和库贝亚特）为期8天的联合考察。研究人员对一系列来自红会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方，包括运动的若干合作伙伴，外部的政府及媒体代表以及急救人员的家人，进行了不完全有组织的访谈和焦点组会议。研究人员以一整套问题为导向，采用开放的、反复多次的工作方式，以便了解这一进程的依据、性质和结果及其对黎巴嫩红会及其志愿者的身份、行动及行为举止的影响，以及外部参与方对这些方面的看法。随后研究人员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以查明基本原则和《关于更为安全的准入的框架》<sup>3</sup>与黎巴嫩红会紧急服务行动的相关性。研究人员对七项基本原则逐条进行了分析，以确定它们是否以及在哪些方面与黎巴嫩红会的紧急医疗服务相关。

研究团队使用下面的框架来分析他们的调查结果。这个框架是从各国红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支持《关于更为安全的准入的框架》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框架阐释了公正、中立和独立的人道行动何以能够增进对人道行动的接纳以及准入和安全保障。该方法承认，要提供援助和保护，人道机构及其人员和活动必须获得国家、非国家武装团体和当地社区的接纳——必须采取特殊行动来降低风险、提高接受度和安全保障，以改善此类活动的准入，从而能为需要帮助者提供更多援助和保护。依据基本原则和运动的其他相关政策提供的有效、适当和以社区为基础的人道服务，构成这一工作方法的基础。一个组织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包括其公共形象和声誉以及人们对其行动的理解——是非常关键的。为了开展有效的应对行动，一个组织在任何时候都应被利益相关方看做一个中立、独立和公正的相关人道服务的提供者，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需要不断促进之前由训练有

3 《关于更为安全的准入的框架》是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使用的一种工具和工作方法，用来增进其接受度、安全保障及与易受伤害的人群和社区进行接触的准入度。See [www.icrc.org/saferaccess](http://www.icrc.org/saferaccess).



图表1. 为获得“更为安全的准入”而采取的基于原则的工作方法<sup>4</sup>

素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通过与社区和武装参与方的互动而建立起来的信任与尊重，这种信任与尊重将有助于该组织进一步为各方所接纳。这一点与因地制宜的行动安全风险管理办法相结合，应当可以使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安全更有保障，再加上其他措施，将使他们得以获准接触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黎巴嫩红会在改进其接受度、安全保障和准入方面的成功提出了一个有关因果关系的重要问题。其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仅仅是因为应用了基本原则？或因为采取了其他的组织战略和进程，例如《关于更为安全的准入的框架》中的各种活动和措施？紧急医疗服务为不同社区所接受是因为该服务的可靠性、高质量和有效性，还是因为服务是依据基本原则来提供的，亦或是二者均有？这种成功在哪方面受到该红会在志愿者培训（不仅包括医疗标准的培训，还包括基本原则的应用）方面的投入的影响？

4 这个模型后来在“更为安全的准入”指南中略有调整。调整后的图表（“‘更为安全的准入’的循环”）及其说明可以在这里找到：<http://www.icrc.org/eng/assets/files/2013/safer-access-a-guide-for-all-national-societies.pdf>, pp. 39–45.

如果能简单地排除其他因素，只看适用基本原则的效果，对我们的工作将非常有帮助。然而，基本原则是指导战略和行动决策并影响组织的工作进程、传播及行动的一套标准，经常与其他促进接纳的措施结合使用。在黎巴嫩，访问者清楚地感受到，基本原则有助于使共同的价值观、行为举止和身份认同感在国家红会内牢牢扎根。从对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访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们从基本原则的角度谈自己，谈决策过程，谈他们的工作及其人道影响——从这些原则对传播和应对战略的影响，到他们如何招募志愿者和管理安全协议。

## 基本原则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工作

今天，尽管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常常把基本原则视为得自某种启示的智慧，然而基本原则实际上是从相当长时间的实际行动经验中提炼出的精华，它从本源上讲并不是先验性的或基于规范。<sup>5</sup>

七项基本原则——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和普遍——是运动的基石，也启发和影响了其行为和活动。基本原则基于但并未载入国际人道法，它们于1965年被确立为运动的行动与组织框架。

###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sup>6</sup>

**人道：**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本意是不加歧视地救护战地伤员。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努力防止并减轻人们的疾苦，不论这种疾苦发生在什么地方。本运动的宗旨是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类尊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友谊与合作，促进持久和平。

**公正：**本运动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或政治见解而有所歧视，仅根据需要，努力减轻人们的疾苦，优先救济困难最紧迫的人。

5 Larry Minear and Peter Walker, 'One for all and all for on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models for an effective IFRC', Feinstein International Famine Center, Tufts University, Boston, August 2004, p. 32, fn. 25.

6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Red Cross, 'The seve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vailable at: [www.ifrc.org/en/who-we-are/vision-and-mission/the-seven-fundamental-principles/](http://www.ifrc.org/en/who-we-are/vision-and-mission/the-seven-fundamental-principles/).



**中立：**为了继续得到所有人的信任，本运动在敌对状态下不采取立场，任何时候也不参与带有政治、种族、宗教或意识形态性质的争论。

**独立：**本运动是独立的。虽然各国红会是本国政府的人道工作助手并受本国法律制约，但必须始终保持独立自主，以便任何时候都能按本运动的原则行事。

**志愿服务：**本运动是志愿救济运动，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得到利益。

**统一：**任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它必须向所有的人开放，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道工作。

**普遍：**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是世界性的。在运动中，所有红会享有同等地位，负有同样责任和义务，相互支援。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杰出律师和基本原则的评注者让·皮克泰认为，这些基本原则之间是层级分明的。人道与公正作为“本质”原则，“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无条件遵守”；其本身就是一种美德。中立与独立是具有实际效用的“本质”原则，有助于达成人道和公正。因此，基本原则的这两个层级反映了其道德意图和实用取向。志愿行动、统一和普遍原则看来并不像其他几项原则那样意义深远，它们描述了红十字/红新月组织机构的理想。<sup>7</sup>尽管七项基本原则都是运动开展工作的基础，但在集体暴力的背景下，人道、公正、中立和独立四项原则的意义尤为重大。

## 关注基本原则对于行动的意义

许多组织自那时起已采纳了运动基本原则的要素。《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灾害救济行动守则》中提到了人道、中立和独立，在本文写作之时，该文件已经522个组织通过。<sup>8</sup>在运动内外，基本原则往往首先

7 Jean Pictet, 'Commentary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Red Cross',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No. 210, May–June 1979, pp. 130–149.

8 Se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IFRC), Signatories of the Code of Conduct, available at: [https://www.ifrc.org/Global/Publications/disasters/code-of-conduct/Code%20of%20Conduct%20UPDATED\\_APRIL%202014.pdf](https://www.ifrc.org/Global/Publications/disasters/code-of-conduct/Code%20of%20Conduct%20UPDATED_APRIL%202014.pdf) (last visited April 2014).



被视为是对价值与理想的一种阐释，而这些原则作为行动、决策及行为指南工具的意义往往被低估或未加以充分分析。令人惊讶的是，除了新近为各国红会制定的《更为安全的准入》指南之外，运动有关遵守基本原则的益处以及如何在实践中获得这些益处的公开记述非常有限。<sup>9</sup>即便的确有这样的记述，也往往源自非政府组织或人道专家；不过最近有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阿富汗所开展的中立行动的描述则是一个重要例外。<sup>10</sup>

人道界对于应用基本原则对行动的重要性及意义关注寥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因为对如何应用基本原则缺乏深入了解和培训。很多人认为，对基本原则的适用往往从不同的组织利益出发，非常随意，或者原则本身就存在争论或误解。<sup>11</sup>例如，一份最近的“人道系统现状”报告称人道机构工作人员对于人道原则及国际人道法所知有限。而对联合国及非政府组织为应对2009年巴基斯坦所谓的“国内流离失所者危机”所采取的人道行动的审查，则突出反映了它们在高度政治化的背景下确保人道行动符合基本原则时所面临的挑战。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无法获得准入，因为巴基斯坦政府试图将这场危机轻描淡写，而西方政府则想利用此次危机推进更全面的稳定计划。<sup>12</sup>然而这样的问题不仅仅发生在运动外部。举例来说，菲奥娜·特里就注意到运动不同组成部分在基本原则应用方面的一致，<sup>13</sup>就连皮克泰自己也承认基本原则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始终如一地将此信条完整地付诸实践”。<sup>14</sup>

9 ICRC, *Safer Access: a Guide for All National Societies*, Geneva, October 2013, pp. 54–61, available at: [www.icrc.org/eng/assets/files/2013/safer-access-a-guide-for-all-national-societies.pdf](http://www.icrc.org/eng/assets/files/2013/safer-access-a-guide-for-all-national-societies.pdf).

10 Fiona Terr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n Afghanistan: reasserting the neutrality of humanitarian a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3, No. 881, March 2011, pp. 173–188.

11 Hugo Slim, ‘Relief agencies and moral standing in war: principles of humanity, neutrality, impartiality and solidarity’, in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l. 7, No. 4, November 1997, pp. 342–352.

12 Paul Harvey *et al.*, ‘The state of the humanitarian system: assessing performance and progress’, Active Learning Network for Accoun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in Humanitarian Action (ALNAP),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2010; Humanitarian Policy Group, ‘A clash of principles? Humanitarian action and the search for stability in Pakistan’, HPG Policy Brief No. 36,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September 2009.

13 F. Terry, above note 10.

14 J. Pictet, above note 7, p. 14.

被科林森与艾哈瓦里称为“专注于外部参与方对人道行动的挑战”<sup>15</sup>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原则的实用性缺乏认识的情况。例如，一国政府和捐助国政府可以为了其自身的政治或军事意图而操控援助；<sup>16</sup>维稳行动将军方和人道参与方混为一谈；<sup>17</sup>反恐立法将向特定团体控制的区域提供人道支持定义为犯罪，从而损害了人道行动的公正性；<sup>18</sup>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问题对于人道行动的重要影响当然不可小视，但这样一概而论地将挑战客观化也意味着对人道参与者自身的责任缺乏深入反思——他们有责任确保自己的确将重点放在人道目标上并据此目标提供援助，还有责任确保自己系统地应用人道原则。这种情况还意味着没有对探究这样一个问题给予足够关注，那就是加强对人道原则的遵守在何种情况下以及是否能够对特定背景下的准入和行动空间产生影响。类似的相关的对人道原则的挑战最常源自援助部门内部。人道行动在诸如卢旺达、波斯尼亚等环境中受到限制，援助被批评为有害无益，火上浇油，却未能消除引发冲突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形下，许多人对基本原则尤其是中立原则的道德基础提出质疑，并呼吁以一种更具政治意味的形式开展人道行动。乐施会在索马里和科索沃的行动就是一个例证。<sup>19</sup>

由此带来的可能的后果之一就是：这些观点造成了一种印象，即人道原则来自一个政治上更为坦率直接的人道主义“黄金时代”，对于今天面临的复杂情况和问题而言不再有意义。然而，正如斯米利<sup>20</sup>所述，这种看法是将实际上更为复杂、更具政治色彩的人道主义历史轻描淡写，例如，这段历史充斥着面对大规模苦难却在政治上无动于衷的先例（1915年亚美尼亚种族

15 Sarah Collinson and Samir Elhawary, ‘Humanitarian Space: A Review of Trends and Issues’, HPG Report No. 32,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April 2012, p.1.

16 Antonio Donini (ed.), *The Golden Fleece: Manipulation and Independence in Humanitarian Action*, Kumarian Press, Sterling, VA, 2012, pp. 2–40.

17 Ajay Madiwale and Kudrat, Virk,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natural disasters: a case study of the 2010 Pakistan floods’,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the Red Cross*, Vol. 93, No. 884, December 2011, pp. 1085–1105.

18 Sara Pantuliano *et al.*, ‘Counter-terrorism and humanitarian action: tensions, impact and ways forward’, HPG Policy Brief No. 43,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October 2011.

19 Tony Vaux, *The Selfish Altruist*, Earthscan, London, 2001, p. 202.

20 Ian Smillie, ‘The emperor’s old clothes: the self-created siege of humanitarian action’, in A. Donini (ed.), above note 16.

灭绝，1935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1967年比夫拉的短暂独立），以及以人道主义为由的军事行动（1824年希腊独立战争中俄、英、法的反奥斯曼干预，1860-1861年法国远征叙利亚，以及1877年俄罗斯在保加利亚的反奥斯曼干预）。这种与人道原则的有限接触和对人道原则的有限认识和适用还将人道行动的目的局限于物质救济，而不是更广泛的目的，例如基本原则中的人道原则所宣示的“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以及“保障人类尊严”，从而再一次削弱了基本原则的意义。<sup>21</sup>

重要的是，这些说法还忽略了人道行动不确定的一面，以及在人道谈判中对运用人道原则予以重视的重要意义，而这些恰恰是由于在复杂环境中提供人道援助时面临的持续挑战所造成的。尽管经常被人遗忘，但根据国际人道法，人道机构并不会自动获得准入权；相反，这种准入权的获得是人道机构与冲突各方之间进行谈判的过程。它几乎可以说成是一种约束性权利——只要满足了某些条件，就不能妨碍人道机构的活动。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战方在确保未参与敌对行动的人员获得人道待遇方面负有主要责任，<sup>22</sup>但公正的人道机构可以提供他们的服务。<sup>23</sup>习惯人道法规定，国际性及非国际性冲突各方必须在其控制权所及的范围内允许并协助那些性质上公正的、以不加任何不利区别的方式提供的人道救济迅速、无障碍地通过。<sup>24</sup>人道机构因此有责任表明其性质确实是公正与中立的，这样他们才能在谈判桌上要求提供服务，也因此对方才无法拒绝他们要去援助那些急需帮助的未参战之人的要求。然而，在强调外部威胁对依照原则开展的人道行动造成的限制的同

21 A. Donini, above note 16, p. 345.

22 参见1949年8月12日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下文简称日内瓦第一公约）第12条，1949年8月12日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下文简称日内瓦第二公约）第12条；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下文简称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3条；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下文简称日内瓦第四公约）第27条；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第75条第1款，1977年6月8日（下文简称第一附加议定书）；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议定书）第4条第1款，1977年6月8日（下文简称第二附加议定书）。See also ICRC,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 I: Rules, 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5 (hereinafter ICRC Customary Law Study), Rule 87.

23 参见日内瓦第一公约、第二公约及第三公约第9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10条；日内瓦公约共同第3条。

24 ICRC Customary Law Study, above note 22, Rules 55 and 56. 这些特定规则同时适用于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时，如果未对人道机构本身应该肩负的责任予以足够重视，就可能会使人道机构缺乏改进的动力，往往只是在口头上宣称“遵守原则”，却不愿进一步以因地制宜的、细致入微的方式探索如何通过他们的行动和原则，确保他们能够在复杂的行动环境中顺利地开展工作。

## 各国红会与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对各国红十字会及红新月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他们在应用基本原则方面的经验却极少出现在人道文献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在冲突中提供人道服务的国家机构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缺乏研究。尽管从冲突一开始，国家红会可能就要从其常规的灾害响应模式迅速转换至能够确保其在冲突中安全地开展行动的模式，例如与本地和国家的各种参与方谈判准入权，以及调整其提供援助和保护的方法。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各国红会联合制定了一份指南，以支持各国红会进一步获得接纳、安全保障和准入，其内容主要基于《关于更为安全的准入的框架》。使用该指南时，国家红会首先根据其所处背景（过往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对其行动经验进行反思，并分析在敏感和不安全的环境（包括武装冲突、内部动乱及紧张局势）中为需要帮助的人群和社区提供援助时，造成其在获得接纳、安全保障及准入方面遇到障碍、差距和挑战的根本原因。<sup>25</sup> 随后确定并采取特殊的、相互关联的行动和措施，其中许多与适用基本原则有关，这些行动和措施已被证明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框架》上文提到的“更为安全的准入”循环（看法、接纳、安全保障、准入）为基础，并融入了与运用基本原则有关的内容。

25 “武装冲突”指的是两国或多国之间动用武装部队，或政府当局与有组织武装团体之间或一国之内的此类团体之间的长期武装暴力。一种局势是否被定义为武装冲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被划归为武装冲突，国际人道法即适用，并为评估冲突各方的行为提供了规范框架。“内部动乱与紧张局势”指的是那些不属于武装冲突、因此不适用国际人道法的严重局势。这些局势可能由政治、宗教、种族、社会、经济或其他原因引起，包括影响大量人群的严重暴力行为。适用于此种局势的相关规范框架由国内法和国际人权法组成。

## 《关于更为安全的准入的框架》的构成要素<sup>26</sup>

下列要素是所有国家红会力图获得和保有更为安全的准入许可时必须考虑的内容，这里的准入是指获准向那些受敏感和不安全局势（包括武装冲突、内部动乱与紧张局势）影响的人群和社区提供保护和援助。

**背景与风险评估与分析：**各国红会应清楚了解开展行动的环境及相关风险，以便管理和防范风险，安全和有效地开展行动。

**各国红会行动的法律和政策基础：**健全的规章和法律文件以及同样健全的政策基础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有助于各国红会在武装冲突、内部动乱及紧张局势期间获准进入受限地区。

**对组织的接纳：**各国红会根据基本原则和运动的其它政策为最脆弱人群提供适当的人道服务，有助于他们获得接纳，并反过来有利于他们的安全保障，从而有助于他们进一步获准援助需要帮助之人。

**对个人的接纳：**为便于获得接纳，国家红会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应当代表其所服务的社区，志愿者及工作人员的招募和派遣应基于其代表国家红会和恪守运动基本原则的能力。

**身份识别：**各国红会应主动加强自身及运动的形象，例如：将公众对红十字或红新月的印象与标志联系起来，支持本国政府履行其防范和制止滥用标志行为的责任，以及制定和实施关于标志使用的内部指南。

**外部沟通：**一套与运动其他组成部分相协调、以必要的工具与资源为支持的、完善的沟通战略、系统、程序和实施方案，在满足行动方面的沟通需求的同时，还强化了各国红会及运动的积极形象与地位。这种强化反过来又会对准入产生积极影响。

**内部沟通：**响应的有效性及各国红会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一线与总部之间以及各国红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运动其他组成部分之间信息传递和分析的畅通无阻。因此需要适当的系统、程序和设备。

26 Safer Access guide, above note 3.

**安全与风险管理：**安全/风险管理系统可以增强各国红会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的安全，帮助他们获准援助更多受影响的人群和社区。为此，该系统应当包括明确的、基于持续进行的背景与风险评估的安全指南与保护措施，并与运动其他组成部分相协调，还应全面纳入应对程序、培训及应对行动。

## 黎巴嫩红十字会对基本原则的应用

黎巴嫩由武装冲突、内部动乱与紧张局势构成的历史，以及由于需要平衡不同教派利益而造成的敏感的整体行动环境，迫使黎巴嫩红会制定并长期采用了一套工作方法，这套方法有助于各方信任并接纳黎巴嫩红会提供的紧急医疗服务以及提供这些服务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20世纪80年代末，该组织经历了一系列安全事故，对其工作人员、志愿者及其资产都造成了影响。例如，在一次事故中，新获赠的、清楚地带有红十字标志的车队被武装参与方强行征用。

黎巴嫩红十字会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紧密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改进其行动方法，包括在获得接纳、准入及安全保障方面的努力。基本原则是这项工作的核心。基本原则未经过编纂，没有关于其应用的特别指南，但对来自一个严重分裂国家的红会来说，基本原则的世俗标准提供了构成该战略基础的一种客观的语言、一套行为指南以及决策框架。今天，基本原则影响着黎巴嫩红十字会的一系列工作重点，例如，重视紧急医疗服务满足全黎巴嫩需求的能力；志愿者的选拔、建档和组成；以及与当局和其他重要利益相关方不断加强协调和联系。基本原则还与领导层和志愿者的行动方法以及他们对内、对外阐释和证明其行动的能力密切相关，并成为其行动的坚实基础。

黎巴嫩红会承认，必须通过慎重的、系统的行动来应用基本原则。基本原则被用来指导紧急医疗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沟通工作及行动决策。从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身上可以明显看出，基本原则是可以在实践中使用的工具。每一个级别的黎巴嫩红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从急救志愿者到行



动部主任——都能举出自己在实践中应用基本原则的实例，或者他们所观察到的紧急医疗服务部门内部应用基本原则的实例。

## 基本原则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教派分裂的背景下，为了得到黎巴嫩不同社区的信任和接纳，中立、公正和独立的人道行动极为重要。黎巴嫩红会领导层要求并规定所有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必须严格保持中立。在招募过程中，有望成为志愿者的人必须签署一份中立誓言，而且黎巴嫩红会往往会进行正式和非正式的社区调查，以确保申请人没有积极地从属于任何政治团体。在内战期间，如果人们不想被征召加入国民军，就会选择去红十字会做志愿者，这段历史也加强了黎巴嫩红会人员队伍构成的中立性。这种将黎巴嫩红会视为某种意义上的避难所的观点在现今面临社会内部教派分裂和某种程度的持续征兵的情况下仍然非常明显；志愿者的父母也尤为关注志愿活动的这层意义，他们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对一些对现在黎巴嫩施行的教派分治系统和有限的精英政治感到不满的年轻人来说，黎巴嫩红会的中立性很有吸引力。

黎巴嫩红十字会的中立性与其公正和普遍的工作方法——在提供帮助时无论需要帮助之人的政治、宗教或其他关联——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人们得知全黎巴嫩所有的教派团体都能一视同仁地获得紧急医疗服务，他们对服务的公正性就会更有信心。在黎巴嫩还有一些其他的救护车服务供应方，包括卫生部、军事参与方、慈善组织、宗教团体以及黎巴嫩武装部队，但黎巴嫩红会是唯一一个能够在全黎巴嫩提供普遍服务的机构，并获得了黎巴嫩18个宗教团体的高度信任和接纳。在访谈中，志愿者提供了他们以公正的方式行事的大量实例。一个例子发生在2007年，黎巴嫩武装部队与一支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在巴里德河难民营发生了暴力冲突。<sup>27</sup>志愿者们自豪地描述了他们根据人们的需要向双方提供医疗服务的情景。即便是在自己的兄弟、配偶或朋

---

27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Lebanon's Palestinian dilemma: the struggle over Nahr al-Bared', Middle East Report No. 117, 1 March 2012, available at: <http://www.crisisgroup.org/en/regions/middle-east-north-africa/egypt-syria-lebanon/lebanon/117-lebanons-palestinian-dilemma-the-struggle-over-nahr-al-bared.aspx>.



友作为武装部队成员积极参战的情况下，志愿者们依旧如此行事。一名志愿者表示：“人就是人；我们不在乎他是谁。”

尽管黎巴嫩红十字会作为政府的助手开展行动，但无论是国家红会的领导层，还是政府当局本身，都极为重视该组织的独立性并极力维护这种独立性，不过在向某些社区提供人道救援时，这种独立性有时会面临挑战。黎巴嫩红十字会运营全国性的救护车服务的工作意味着它往往需要与当局进行日常联络，例如为了确保就跨国接收和运送敏感人士或就某些公共事件进行协调一致的部署。来自黎巴嫩武装部队、民防组织及卫生部的代表都强调了这样一个为所有地区和社区的人群提供服务的独立、中立的人道参与方的重要性。鉴于在行动方面与当局的这种高度协调，黎巴嫩红会还必须在行动决策上保持自主权并与所有利益相关方在组织方面保持距离，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就给外界的印象而言，这一点非常重要。独立行动的例子包括对政府在特定地点开设救助站的要求提出质疑；拒绝在示威游行期间为民防组织待命，而是选择通过国内热线随时回应每个人的需求，以维护其在人们心中的中立形象；将病人送至他们认为会令其感到安全的治疗地点，而不是遵照当局指示将其送到另一地点。当然，为了应对这些敏感局势，这些行动必须辅以公开、诚信的关系和对话。

很显然，黎巴嫩红十字会获得接纳的关键因素不仅是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还有其他三个原则：志愿服务、统一和普遍（应对整个国家的需求，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公正原则）。这三项原则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凸显了所有基本原则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

最值得注意的是黎巴嫩红十字会对志愿服务原则的应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提供紧急医疗服务的志愿者对黎巴嫩红会的工作及其工作方式的投入，非常激励人心。每个志愿者每周有一天提供12小时的服务，每月有一个周末提供36小时的服务，从而确保这个完全建立在志愿基础上的全国性的救护车服务能够有效运转。强烈的团队精神形成了一种集体进取心，这不仅仅来自于对工作本身的投入，也来自于通过对基本原则的理解和应用而形成的人道精神。由于每个救助站都需要随机应变以便在预算不足的情况下继续提供服务，这也进一步增强了团队精神和行动的统一。在访谈中，志愿者历数了循

环利用不重要的物品、尽可能地使用替代品（如用旧领带作为吊腕带），甚至自掏腰包以便继续提供服务等等情形。35个领取薪水的正式工作人员中有许多人是从事担任志愿者开始参与黎巴嫩红会的工作的。他们所有的人，包括当时的紧急医疗服务负责人，业余时间都在救护车站继续做志愿者。

## 通过培训、指导和领导来确保遵守基本原则

黎巴嫩红十字会的经验表明在一线建立对原则的理解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还表明在形成一种尊重基本原则并将其用于指导战略和行动决策以及日常工作的文化方面，领导层的作用非常重要。坚持不懈的指导和培训进一步促进了黎巴嫩红会志愿者对基本原则的遵守，尽管对一个资金有限的国家红会来说，非正规方法和行为守则更为重要。救护车站禁止进行任何政治或宗教方面的讨论（有的救护车站关掉新闻节目以防引发争端），不同救护车站之间会组织共同庆祝宗教节日，以增进团结、理解和包容。通过有经验的领导以及同辈的以身作则和指导，志愿者们进一步认识到理解和应用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他们提醒志愿者们警惕“害群之马”带来的危险，警惕一个举动或一句话就可能毁掉国家红会的声誉，他们通过坚持系统地应用基本原则，为年轻志愿者们树立了榜样。救护车站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命令必须得到完全服从。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则是通过羞辱和惩戒，同时救护车站会张贴对某种行为的警告。

有时候通过使用绰号也能够强化人们对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中立性的印象，并促进团结和同志情谊。黎巴嫩红十字会的2700名志愿者通过使用“中立”的名字，增进了外部利益相关方对他们的接纳，也进一步使得他们无论来自哪种派别或背景都可以被调往黎巴嫩各地开展工作。过去，通常由于宗教原因或志愿者个人的背景，对个人的接纳受到不同参与方的质疑。获得接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确保18个不同的宗教族群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中都有自己的代表，与此同时另一个重点则是始终确保在社会风气较为保守的地区开展工作的小队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因为那里的居民可能对男性卫生工作者向女性受害者提供人道援助感到不自在。

## 看法、接纳与安全

在现今动荡的行动环境中，人道行动获得地方当局和社区的接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当地的<sup>28</sup>存在、时间、与各相关方（包括非国家参与方以及有影响的<sup>28</sup>政治、军事或宗教领袖）的持续交往都必不可少。

黎巴嫩红十字会获得接纳的方法主要是依据基本原则提供适当和有效的人道服务。同时还伴随着一个协同一致的战略，即，采取必要行动和措施，以获得不同人群对国家红会工作和方法的理解、信任、尊重和接纳。

## 适当和有效的人道行动

了解你的能力范围，不要作出超出能力之外的承诺……注意保存部分实力……切莫得意忘形。<sup>29</sup>

黎巴嫩红十字会之所以能广泛获准援助受害者，是因为该组织高质量、可靠和有效地开展了人们迫切需要的紧急服务工作。反过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救护车服务也使其具备了在紧急事件中迅速调动其他人道服务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实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在访谈中，红会领导层强调黎巴嫩红会坚持践行其公开承诺的重要性，他们因此获得了各方对其工作的持续信任。红会领导表示，黎巴嫩这样一部写满武装冲突、内部动乱及紧张局势的历史使黎巴嫩红会得以随着时间推移向所有人证明了自己，以2006年与以色列的武装冲突为例，其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在这次冲突中的工作，黎巴嫩红会进一步获得了真主党的接纳，从而获准援助需要帮助的人。

红会反复强调要重视下列方面：必须保持信息的前后一致并遵循严格的沟通渠道，同时需要掌握在困难环境中采取坚持原则的立场所需的技巧、实力和经验，有时还要有勇气说“不”。就像一位高级经理所说的那样：“每

28 Jan Egeland, Adele Harmer and Abby Stoddard, 'To stay and deliver: good practice for humanitarians in complex security environments', Policy and Studies Series, OCHA, Policy Development and Studies Branch, 2011, p. 3.

29 引自一名黎巴嫩红十字会的高级官员。

一个决定都很重要；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领导层都面临巨大压力。许多会谈都很艰难。在面临重重压力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你很强。”

## 建立网络和信任关系

20世纪80年代的安全事故促使黎巴嫩红十字会领导层开始拓宽其联络网，深化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并向各方通报有关其工作的信息。红会保持并加强了那时建立起来的联系，现在领导层与政府、黎巴嫩武装部队和各宗教派别中的许多关键人物都建立了信任关系，这充分表明了投入精力培养关系以及随着时间发展互信的重要性。

黎巴嫩红会投入了大量时间使各方了解其工作和方法，并培养和维持各种关系。红会任命有能力的高级代表从事这些工作。黎巴嫩红会在中央一级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并在黎巴嫩所有地区和黎巴嫩红会的救护车站复制这种模式，救护车站的负责人强调他们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在当地建立强有力的联络网。红会在和平时期或开展新行动之前与政治、军事或族群领袖建立关系，然后在发生武装冲突、内部动乱和紧张局势时利用这些关系来保障安全的援救通道。正如一名救护车站负责人所言：“即使没有什么事，也要定期联系……(你必须) 确保他们明白红十字会的使命，让他们认识到我们的工作方式的价值，以后如果有行动，就比较容易和他们商议如何保证安全通过。”这种积极关系的深度和广度甚至使黎巴嫩境内其他红十字合作伙伴都从中受益，他们表示，他们因为跟黎巴嫩红十字会有关联而获得了人们的信任。

黎巴嫩红十字会开展的有效、有原则的人道行动，连同其所提供的适当、可靠、高质量的服务及其在建立信任和尊重关系方面的投入，为其带来了全国性的美誉。200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黎巴嫩红十字会及其工作在民众中的知名度极高(对红会的认知度几乎达到100%)，相应地，人们对红会的看法也非常积极。虽然国家红会经常就运动、国际人道法和基本原则与民间社会团体、大学和不同社区群体进行交流，但他们的积极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坚持不懈地在一线开展工作。这些工作通过口口相传为人们所知，并得到媒体报道。就像一名政府官员解释的那样：“他们的活动保护了他们……从1975年到现在，他们用自己的表现赢得了美名。”

这些积极的评价意味着黎巴嫩红十字会是现在唯一一个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的公共服务机构和黎巴嫩籍人道组织。红会领导层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有意地并且系统地基本原则用作获准与所有受影响人群进行接触的基础。

## 接纳与安全方面的挑战

获得接纳是该组织安全战略的基石，尽管它也会使用某些保护和威慑措施，例如使用防弹背心、由车队护送和/或轮班行驶。<sup>30</sup>这个精心设计并历经磨练的系统是经过许多年才建立起来的，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深领导层的知识、经验和权威以及他们的联络网来确保工作及志愿者的安全。红会设置了有限的正规的安全管理架构，但相关的系统和程序并未全面纳入志愿者的工作。尽管志愿者接受了某些安全培训，但对风险的承受度仍然很高，领导层也乐于承认，阻止那些过于热情的志愿者进入高风险环境是他们面临的挑战之一。每次应对行动之后都必须对该次行动进行回顾和审视，因为志愿者们可能会目睹甚至亲身经受巨大的精神创伤，志愿者相互间的同辈支持和情谊固然可以给他们很大帮助，但他们缺乏更正规的心理支援。这种在安全管理方面缺乏有序整合的情形进一步加重了领导层的压力，因为安保责任完全由他们承担。

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黎巴嫩红十字会在接纳方面遇到的挑战包括2006年武装冲突期间发生的数起严重的安全事故，这些事故表明过度依赖于仅凭接纳战略来保障安全的做法有其局限性，并表明需要在采取更正规和多样化的安保措施方面投入更多精力。2006年与以色列的武装冲突中发生在黎巴嫩

---

30 为了保障安全而从接纳、威慑和保护的角度采取的工作方式被认为构成了“安全三角”。这三种手段经常综合使用，组成了机构的一系列从“软”到“硬”的安保选择。为保障安全而从接纳的角度采取的工作方式试图通过与行动当地的社区和利益相关方建立关系并通过获得他们对该组织在当地的存在和工作的许可来消除威胁。为保障安全而从保护的角度采取的工作方式强调利用保护措施和工具来改变面对现有威胁时的弱势局面。从威慑的角度采取的工作方式则试图通过制造“反威胁”来对现有威胁造成威慑，最极端的形式便是采用武力保护。See Humanitarian Policy Group (HPN), ‘Operational security management in violent environments’, Good Practice Review No. 8, HP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December 2010.

南部的卡纳的一次事故使黎巴嫩红十字会对这些局限性有了无比清晰的深刻认识。当时，两辆带有清晰标志、车灯全开并已经过安全检查的红十字会救护车在运送平民，车辆两侧插着红十字会的旗帜，车顶有蓝色频闪灯。尽管带着这些标识，还是有一枚导弹击中了第一辆救护车，几分钟后第二辆救护车也遭攻击。9名红十字会志愿者和病人受伤。这起事故严重损害了受影响志愿者对于基本原则和保护性标志的力量和保护作用的信心，并对运动获得安全准入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对许多人来说，这表明黎巴嫩红十字会固然可以通过与所有利益相关方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往以及在这种交往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建立的高度信任，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内部动乱及紧张局势中获得相当可观的准入权和安全保障，但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黎巴嫩红十字会与敌对方当局进行直接接触往往是不可能的，建立信任关系也就变得更为困难甚至没有可能。

这个例子突出说明：尽管采取了各种行动战略并充分应用了基本原则，不可预测的行动因素仍可能对安全与准入产生极大影响。它表明尽管基本原则可以作为行动和决策的框架，但必须辅以其他的行动措施（特别是严格的安保措施）——即便如此，基本原则在某些情况下仍有其局限性。这也说明，虽然基本原则可以作为获得准入和安全保障的工具，其价值却不仅取决于应用的方式，还取决于武装参与方的决策和行动。

## 结 论

黎巴嫩红十字会的经验表明，基本原则不仅仅是抽象的准则或思想观念上的承诺。如果加以系统地应用，基本原则能为行动带来极大助益，并有助于更有效地提供人道服务。

基本原则为传播、决策和开展活动提供了具有指导意义的行动工具，也是国家红会获得不同对话方接纳的基础。如与旨在建立信任关系和获得接纳或旨在加强其工作人员安全保障的战略、行动和措施相结合，并通过长期提供可靠、高质量的服务，这些原则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在国家红会无法与一个或多个团体的当权者或冲突方当局取得直接联系的情况下，基本原则的局



限性就会凸显，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某个局势的动态发展可能会使系统运用基本原则所能发挥的保护作用受到阻碍。

在其他环境中开展行动的国家红会和人道机构可以从黎巴嫩红十字会过去25年的经验中学到不少东西。包括：

- 必须制定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条理清晰的战略，目的在于安全地取得并保有准入许可以及应用基本原则。时间和经验是必不可少的；接纳的获得不可能发生在一夜之间，在和平时期采取系统的行动和措施可以使这种接纳的基础更加牢固。
- 各国红会的人力资源基础应当由其所服务的人群的代表构成。红会工作人员应该无论何时、在工作内外都恪守基本原则，从思想和行动上都应被人们认为是中立和公正的。
- 应用所有的基本原则，而不仅是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这一点对国家红会获得接纳非常重要。“其它的”三个原则——志愿服务、统一和普遍——是运动所独有的，也会帮助国家红会获得接纳和行动上的准入。
- 人们评价一个组织是看他们在一线做了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开展行动的，而不是看他们说了什么，所以重要的是遵守承诺并确保有效地提供服务。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武装冲突及内部动乱和紧张局势中，持续提供有效、适当和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都可以建立起信任和信誉。中立性必须通过行动来体现。
- 应当尽早通过迅速的行动解决各种挑战，并将其看做加强该组织原则性和接受度的机会。强有力的、富有经验的领导层、行动的一致性、良好的内部沟通都是必需因素。
- 与关键的利益相关方建立牢固的信任与尊重关系，并在各个层级都建立广泛联络，这一点非常重要。还必须对该组织的工作、目标以及原则进行系统的展示和传播。

黎巴嫩的经验证实了研究的结论，即过度依赖于仅凭接纳战略来保障安全的做法存在局限性，并突出反映了安全上面临的挑战，例如：在高度政治



化或高犯罪率的环境中或在援助机构或其工作人员会成为蓄意攻击的目标的情况下开展行动。<sup>31</sup>

尽管基本原则对运动来说意义重大，而且作为行动工具持续有效地发挥作用，但近来却很少有人提到它们在当前的各种危机中的行动价值与局限性。考虑到现在外界对人道原则及其相关性的讨论程度，这一点尤其令人感到惊讶。

现在的争论集中于在武装冲突期间基本原则对国际人道组织的指导意义，但黎巴嫩红会的案例研究强调了人道原则对国内参与方的重要意义，以及将这些原则适用于任何时候（即便是在和平环境中，以及在武装冲突、内部动乱或紧张局势期间）的重要性。各国红会在和平时期或在武装冲突、内部动乱和紧张局势中的工作表明，他们的经验也许会引起其他国内参与方及肩负多种职能的组织的兴趣。这些问题都还有待深入探讨。

有时人们会质疑国家红会究竟能否完全依照基本原则来开展行动，因为国家红会作为政府助手的身份暗示着这种角色有时可能会与其独立性产生矛盾。黎巴嫩红十字会表现出的行动自主性和当局对这一点的重视则证明事实恰好相反。之所以选择黎巴嫩红会来进行案例研究，是因为有可能从中总结出一些也许在别处也能适用的行之有效的做法，但为了充分了解基本原则的价值，对一些不是那么积极的例子进行反思也很重要——包括那些当局不大愿意允许独立行动的情形。这些问题——以及从黎巴嫩红会学到的积极经验——表明，运动（特别是各国红会）通过进一步参与关于人道原则的讨论，并通过结合自身的经验和教训来更好地理解人道原则在援助身处危机之人方面的积极作用，将会使我们受益良多。

---

31 See, for example, J. Egeland, A. Harmer and A. Stoddard, above note 28, p. 19.